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東アジア漢字文化圏の中における琉球漢詩文の位置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apanese 出版者: 上里賢一 公開日: 2010-01-22 キーワード (Ja): 漢詩, 琉球漢詩, 東アジア, 比較文学, 中国文学, 安南(ベトナム), 琉球, 中国, 漢詩文 キーワード (En): Chinese Style Poetry, Ryukyuan Chinese Style Poetry, East 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作成者: 上里, 賢一, Uezato, Kenichi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15027

東洋地志

北圻之北方、夾中國雲南廣西諸省、其南方際東京海灣、東夾兩粵及中國海西則夾南掌及清化。北圻全轄之地、分為兩境、其北方山林之地、謂之上游、去於東方沿海之地、則謂之中洲、大江十川、眾多、以鐵嶺為最適行、水道支、則紅河是也、河由內地雲南、怒源、過童洲、其在北南夾界之處、長至五十五笑、朕、莫、其流入北圻地轄、則老撾、勿、源、之、起、長至百五十笑、朕、莫、其過安沛興化之處、析而效大支、則昭江沱江也、及拔山西轄、分左右二支、一為底江、一為泸江、又一支為天德江、注於太平江。紅河水灌流於河內、然後入海、每年潦汛之辰、則大船可以溯上老撾、至乃載得一萬或一萬五千斤之船、又可溯過老撲八十五笑、朕、莫、之、遠即萬里矣。

也、到此停舟登岸、一路至雲南縣、一路至蒙自縣。洱河之外、猶有而水道上之國、係東側日傍江、月傍江、各自分流別派、諒江、西市河在江之左右岸。北圻人效求有確定向來、但約略言之、或謂之北流或謂之北流、茲就二者之間、尋其本效、則是也。北圻地面約十二萬方尺、全轄現分二十一省、共五官轄、三大城、兩二河、內海防二大城、兩二省、則北江北仲北寧海陽扶輦河南河東和平興化興安諺山、南定太平寧平廣安、西太廟宣光萬泰永安安浦也。兵官轄三、高平河、江老撲是也。

安南人之歷史。馬江此珥河相接最近、自北圻人民知尋下游之地、以為棲止、自安南人民、本來不甚圓切、大有秦趙之視焉、清化每南侵寧平接

近乃一帶肥沃之地也。自清仁至河靜，原野交錯，自長江大河以達既矣。
昔辰侵伐，兵潛過於橫截北山麓，踰越稍易。若欲深入安南之
腹地，以肆其威，則更為艱苦。若泥濘以北，亦為障阻，海口可容海
軍，行泊以不甚雄武。海軍亦可扼守，以與敵人相拒。南人得此水
道，遂能稍以營食。以南諸省之民，南洋人民，其先皆避亂而至也。南竹
地輒山麓甚少，今收南人侵伐，來均略言之。古辰文趾之民生聚連絡，直
至高平之東北，是辰文趾已別立國，而內屬中國。至西唐紀元前二百十
三年，秦始皇遣兵攻略南國，以為屬地。及三年，文趾又逐中國官吏，
自帝其國，改國號曰南越國。自治得一百餘年，至西唐紀元前一百
十年，南越又併于中國。凡一千餘年，其間屢以揭竿以西，在人相拒。至西唐

三十九年，有二女傑起兵，逐秦宦，西馬援，交戰至三年之久，卒至於敗。然
此後南人屢起，爭自立之權，至西二百年，南人知趙人勇氣
不衰，故佔其土地，乃使士燮為太守，得罕年，國內無事。南人又恐趙人之
思念祖國，而銳圖恢復也，又以他人代之。於是南國又亂。至許吳晉相爭
之辰，有都護名號者，盡得南國人心。護死後，南人立其子為都護。當此
三際，南人還漸侵佔南宋。至三世紀，辰代趙人，將漸生聚於北圻之平原，
及清泰大統五年，五代紀。詔南林邑構築林邑之海軍，雖
未破越人沿海諸屯，而越人亦屬。深入林邑，國內諸轄。至六代紀，
南人遂盡取沱陽以北諸轄，即今之安南以南之各轄也。南人於中國
侵凌之虐，蓋多辰而遠矣。而五百四十年，越人又大起，逼華人而自帝。

其國得三十年而盡人所敗。國又內屬，而七百二十二年，有梅叔彥連結
楠邑，借吾力以取大安省，後我敗而死。後世作史，莫不更氏書法如此。竹
以感激後來，愈祖國逐仇國之思想也。至第八世紀，閩賊之眾大舉入寇。
南人被害甚酷，以故不能再起為亂。而辰未久，南人又屢起攻之。至九世，
先南人又辱膺兩省，而有小此辰。南人乃羣起逐中華之都護，而自別為
一國，然中國多不首，遽棄兩地也。及南宋新立之國，常常秣馬厲兵，以
防鄰國。及至元太祖相抗，至一千四百十二年，中國連結林邑之兵，以侵南
國。此後陳氏遂亡，而中國明氏遂取我國南之地為屬國。

紅河之源，在楊州江九刺江之中間，流至順城，至此以江心湍激深至一
西尺或一千零二百西尺，其水甚毒，人民住此而為多，多得病疾。此江流至

竟道處為中國與南國之界，其長約五千五百餘里，至老街之內，
流入我國，与中国海相距三百五十餘里。老街之河，極深，河心两岸
面相距一百五十尺，小輪之行於是河者，一年之内，只有八九箇月，而大板船
重載十頓，或十五頓者，有辰可逆行至一千五百餘里，夾蔓草，以此之
有一路可上達崇自雲南，此江自老街流至安沛，兩岸皆山，重峰疊障。
右岸有高山，千尋屹立，高亦二千西尺矣。左岸多有山林，又一處有山，極高，或二千
零二百尺。此美江心多石島嶼，大小不齊，自安沛以下，列江心平坦，流過平原之地，河岸两边高延，
与山麓相聯絡，每秋迅辰，列河水溢入堤內，旁近多潭溪，行淤不淺。此河多曲化地，又与池江溝
江相合，以注於海。計西山地多，此河模分為二支江，一是喝江，一是歌臚江。其水流又多為隨江、隨溝
與昌江球江流入太平江。昌江球江又与珥河、翁江、西貢江之興九龍江、珥河及太平洋等水。

支河合成一帶、地近民居、環列於沿堤、然北圻地輒非但珥河、太平江之分而已。以地輒論、則東北二方、至高平七溪屬西江、與廣東河道之分、至於歧路甚多、有一路自諺山、即涼江、路自高平至蒼山、北併太原、賴此歧路、人民往來、經商利便、惟此等處、人民蠻跡、雖乃農業、而民皆貪薄粗陋。北圻之地勢如些、更乃水道交通、故合聚各民族、立成一國。凡卑濕地、方主人民、每沿河岸、求高地、以為耕稼之地、其行水則有竹舟、以便凡珥河、洮江、沱江、昌江、球江、皆溯流而上、直赴上源、淺狹不能行舟、乃委而屢止、大約言之、凡上游林木、多為鄉村、皆因樵採、人見荒莽之地、立寨開墾、歲久而成家也、然多樵夫入山、始列有羣眾、與嵐潭為之阻梗、羣眾三人、可以威力服之、至於嵐潭之中土、則未有臣服之族也。北圻至西山、峰延亘、形勢屈曲、草木蟠生、凡山隙皆有可行之路、且有無數溪澗、遇大雨、則溪澗皆盈、凡徑路俱為雨水漫漲、入山者大有行不勝奇之嘆、及夫辰代已久、民智日開、頓易其愚陋、

倘則水土日開、而嵐潭不必以前主毒矣。北圻可耕種之地、雖僅前人尋出而肥饒之地、未望尚多、旁接國王、得安南也、曾有某西人云、安南地形以竹、樓子、西頭多懸一寶貨、鑑、蓋言西貢北圻主房、而中間各省主貢也、由今覈之、則此說尚未必然、蓋安南中間之地、力富厚、亦不過於東洋為轉、倘能詳考安南之物產、則東洋全境、亦可賴安南主地、加以成焉、強主基矣、以安南形勢、言之、則一面是山、一面是海、一片狹長之地也、差細視其地勢、則傍山之原野、多至相去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里、相對、其中多成巨浸、流若馬江、大江、灵江、珍江、皆分注於安南、轉而南、丁與初冰、漱二江之水、則長流直達於九龍江。

人種長短 維爾西羅

有臺灣、多以量度人身高來、現詳考全球人身長短之度、韓國一書、以
及於世、今據這書所載、則英國有一類人、身材極長、曾見二丈人、長二尺七寸四
分、倘少細加引別名等一樣、而泊羅言之、則奧人之長、大抵一尺六寸三分而止、腦
威人亦然、丹麥和蘭匈牙利、兩國人、長一尺六寸十七分、瑞典俄羅斯比利時三
國人、較丹和蘭人遜五釐、法人身材一尺六寸三分、美國民族、舉甚大聲言
之、則其身材尤勝於法人、然以脯麻耶后及巴勒由二處之人而比較之、則
其大小固相懸殊也、意大利西班牙人身材短小、計其長僅一尺六寸五分
耳、

物類多寡 楚羅邊報

諸君不耻抄上之物、有幾類乎、曾有法國之博物士、謂其有四萬另數、而
微蟲數、已占三萬三千多、是二十一萬八數也、魚數一萬二千、是的確之數
也、蛇、蚯蚓數八千三百、水族之屬、於墨魚數有五萬、獸數二萬三千、禽
數一千三百、其餘非吾人之所能悉、其尚多也、

華人旅居外國

據中國某報所說、華人旅居外埠之數、如下、

至暹羅國有二百五十萬人、至廣東有二萬六十萬人
至馬來西亞有二千五百四千五百四十八人、至美國有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人
至印度有十五萬人、至澳門有七萬四千五百八人
至俄國有二萬五千人、至日本有七千人、至高麗有三十七百人

京亡國奴文

近日引人在奉天奮力修造鐵路，有老人為之運木，日終索錢，引人不與，老人不服，力爭之，日人怒，擗之，且用粉筆寫其背曰亡國之奴。其人不敢爭抗，祇得忍氣而雲云。吾聞而惆悵，爰為文以哀之。

嗚呼！傷莫慘於亡國，痛莫痛於為奴。其不勝歎！若夫興國更而河山死，宋社壟而城池沼，覽旌邱之葛，泣靄嗁煙，望故廬之宋，西風殘照，茫茫無墳土，羌有愁城，亡國慘象，難敵。唐子之詞章，堯蕡所痛之詩草，未易描寫。其曷一也？亟於家國破亡之狀，身世流离之辰，梗斷萍浮，鴻鳴鶴咽，寄人籬下，作後遺縉茹，苦含辛，偷生忍死，驅羊羣馬牛，芟夷為草莽，此又為奴之痛。爲黑奴，籲天錦序能詳，僑民空虛紀所傷，載也。嗚乎，國亡必為奴，為奴即亡國。昔者日人以亡國之奴之號，加諸我國胞矣。我同胞其果為亡國之奴乎？抑非亡國之奴乎？吾展支那之興國，色未變也，眺

大陸之河山，依然無恙也。宋社未墟，城池未沼也。長白山之玉氣方陰，北京城之政局尤葉，大清國誰不知者。萬邦咸泣，光緒乃当今至主。康有為返四海，收歸何居？日人竟謂我亡國也。矧夫顯秩高位者，有人紓青拖紫；有者人觀夫中國之頂廟，多於外國之徽章，則凡声茅之煊赫，身名之尊崇者，豈不猶凡縷，何居？日人責謂我同胞為奴也。嗚呼！我同胞其果為亡國之奴乎？我同胞其非亡國也，日人之言可弗恤也。我同胞其為亡國也，日人之言不可忘也。嗟夫！遼波蘭故土，曷勝驚惶！鱗虎視之驚，而印度遠民，無恨免死，孤悲之慨也。能勿哀矣。

嘆舊金山花僑文

五千年長夜不曙，四百眾奴隸一牢。嗚呼，其人其不烹而生於中國矣，然復遂除昇平，民有安息福可也。若此內患不弭，外侮終乘，猛虎雄鷹，屠刀沉血，吾人

鶴伯

更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矣。然使家給食，樂業寧居，猶可也。無形之地之生存，足以自存，猶可也。妄物絕由之生計已蹙，遠方而轉徙，誰依。吾人更不幸而流外宾，然使服喪经商，據奇計贏，猶可也。妄加往備，受役，茹苦含辛，吾人更不幸而為族外之蓬萊矣。然使食力服勞，能糊其口，而安其身，猶可也。妄加苟條百出，徒以非人，吾人更不幸而為花燭，而被虐矣。然使忍痛負辱，往來無碍，猶可也。無如舉例不正，生謬傾絕，吾人更不幸而為花燭，而被虐矣。然使未來者可阻，既往者無恙，猶可也。妄加曉絕於人，又絕於天，而復有近日地震火灾之慘劫也。嗟夫！嗟夫！生至此，天道其尚。豈論哉？瘞房安屋，木屋鶴因，冊紙之拉，巴吞連之量，望洋嘗嘆，耗寸地而跨百、擅華夷，金山洗，嗚呼！旅寓家國之罹災於此，其猶未至耶？天乎！人乎！何以為而至於此盡也？吾原此災之浩

劫也。死者二三千人，傷者多數千人，惟致湯埠人數共三四十萬，流亡旅居，移居者有二萬餘人。嗚呼！因處一集，誰能免波及者耶？其與吾不固種族，忘國休戚者，吾不暇哀矣。惟此最親，歸寢之二萬屍同胞，其情化腸灰者有矣，屍墮巨港者有矣，血濺平原者有矣，而或駕頭爛殼，墮指裂膚，家破產蕩，皇皇廉仰者，庸讵乏焉，縱不死之，然破洪濤中，亦將死之流离顙沛之鄉矣，能忍令人取之而神傷，憇之而魂斃者乎？於愚吾重有感矣，以吾中國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曉吾人生聚其間，固足以有勝，而有歸無歸者，痛瘡不聞，徒事脹剝，傷吾人生机日微，而至寄人籬下，傍庭若辛，以至於死亡。嗚呼！今日華僑之陷此慘境也，誰之咎歟？誰之咎歟？

哀淫雨文

吾粵十年來，每苦旱，赤地千里，日烈，常夏，農人詣雨，呼願，展拜，悲夫！何其酷也！今

陶

歲入春，延延至今，已百有日矣。而天晴罕逢，三月下旬，雨尤惡，作劇也者，憂农之子情之愁，悲衰，我生之不辰，博淫雨之為暴也。連日雨，勞未已，水勞橫溢，基園告警。鄉人皇皇，敬園之贊，慘不忍睹。一有崩缺，性命財產，二者均付之西流，較堵火災燭天，更寬其責。孩、賊、搜、牧，尤徵其咎也。况復石角園之水禍可虞，大薑圃之風災告成。萬國香山難，風災第見。月初日，羊城報水禍，風災緣淫雨以肆虐。哀之，粵民其何堪。嗟！傾轎船的，舟子顏色，身已兆來日大殃。重生惟切傷辰，表達休言。雨，年垣。此，悲夫。連年瘟疫，人命如焚，終驚疫鬼之來，又痛而魔之至。傷寒未瘳，農人與。

物，中國伊何。黑雲天現，象黑暗，淫雨無色，何日晴光，大以誌哀，子禮何奪。

春恨文

昔姜子牙賦恨，哀感無既。人讀之，生無恨感情，僕亦恨人也。矧值春日，恨絲深矣。作春恨文。

赤陶

春之觸人感情亦多矣。有迎春者，有賞春者，有買春者，有惜春者，有憐春者，有傷春者，不一而足。留連迷、暮天，歷忙春日，跨日春天，百感交集。春恨得，得，全不知去恨何以遇。春而汰，春何以掉？恨而空也。余向者志因，具迎春、賞春、賀春之情，今愈竟。為惜春，憐春，傷春者之緣，皇余之絕。春乎，抑春之自絕乎？年年如此。春，年年同。此恨一若恨，興春色長也者，不取夫春雷一鳴，羣響發，哉唯此春声也。不見夫春雪，如墨，長天為黑。此春，是也。若夫春花失色，似帶愁容，春鳥亂飛，如鳴宿恨。物猶然，此人何以堪？春何一惹人恨至此？至於新綠滿官，南洋通流，徒萬里，根觸百端，未悉將何以消遣？其或內覲翠紳、衡署志士，天日何見，恨春尤劇。傷懷，夜集呼籲，何以還憶去看，往事不堪回首。嗟夫，春何恨而不工？恨何看而可窮？年年春恨，祇付春風。中國之恨春者，又豈宜徒吾庸輩已也。

再悼江令文

本報前有博江令文，乃追閱滬港者各報載南昌教案原稿，內一狀政府允以後，不許地方紳士加江令以侍面之喪，記者有感，復為文哀之。

嗚呼江令汝何不幸而生於弱國矣！嗚呼江令汝何不幸生在弱國而處膺民社之任乎？汝

既不幸而生在弱國，復在弱國而出膺民社也。列當柔軟頸頭，隨外人俯仰而已，差至智

者更嗚。剗割吾民，不惜吾同胞之身碎髮膚身家性命，以為媚人之資料，吾膺

草率，愛善獎得，文涉能負之譽，名固可以獵高官肥身家封爵而薦予今汝何愚乎？

竟敢悍然曰：「為民請命以致身被刃死，豈累家國乎？」其目的本為民請命也，今

則反多數十民陞帝矣，奉歛減少，賄斂也。今則賄斂如廻矣，身死家散，以之憇躬，則

不臧，增穎兒民以之蓄固而不善，嗚呼江令汝何其不智之甚耶？令汝身死數月

矣，余粒亦將就緒矣，然汝死不能復生，民罪不能望救，此最為可痛者。地方紳士，甚

感汝之捨身救民也。地方百姓，深痛汝死遭殄暴也。於是有人公祭立碑之義，
至于今已矣。徒託空言矣，強權世界，尚有公理耶？逼於劣力，又不學加汝以侍面
之事矣。嗚呼江令，于今而死，吾同胞痛汝。感汝之深情，惟有銘諸心，銘諸首，默
為紀念而已。復何言哉？徒曰：「賢吏不可為，誠哉是言也！」僅曰君無識，而緣之冰履
之鄙民，但於推章上，悉君之措施，痛君之遭遇，因不悲為君，慟哭而已。江令矣，
死而有靈，當再世為豪傑，扶弱國為強國，振奮有為，以消些胸中熱血可也。
不然，則擷手白雪，毋再顧人間事可矣。夜涼秉燭，揮淚和墨，寫此哀文，以誌吾感。

福寧熱症由污池之毒氣

空海諸地方、每有汙濁潭池、濕毒蚊蟲、居民多罹寒熱之症、此症常發於晚夕、行人接得此病、則身體不安、食味不甘、寒熱反作、遍體癉癉、這辰不可強食、雖美味亦不宜入口、惟以靜臥為佳、且酒以重被覆之、又煮茶湯、和南酒、盡適、於初發熱辰飲之、強令睡去、若汗出則最好、不可却披、如此則次日早起而薦、是產夷獨為魔猶未退走、則用箕寧藥治之、其在城市之人、則各西藥行皆有此藥發售、若在村野之人、亦須派人就近城訪買、其^其治寒熱最效、須用一西分為三兩分、另用藥餅、以茶湯送下、若用藥散、則以冷水和藥飲之、且用此藥、當分為二次、每次或二西釐米至五西釐米、是分自八兩至十五兩也、次當發汗辰飲之、次則病前六点钟飲之、若病人嘔吐、則於次早即宜許服、呕吐之藥、一西分半、這藥若不憑歌、或用洗漱器吹發多趨陀者、至四十西分、分為一兩、可也、如病人傷寒、

太重、則宜飲箕寧、自五西釐、加至一西分、其法仍如前耶、叔、病痊後、仍須加服數日以前、此病發三期、仍不痊、則須先八点钟調服、但須擇次速減、勿自七西厘半至半兩、由半兩而減至三西厘半、是分自半兩至十五兩、至八兩、若此病由蚊刺、延尋醫師調治、凡所愈多、潭池汙濁、多發此病、是南風土向來如此也、詳究此病、不全中多者、若虫人所不能見、此潭池汙濁、水停壅不流、此即印生於水面云、其染於人身、或氣之熏蒸、由人飲此水、被曬辰須有蚊帳、而飲水必用沸湯、又家庭須通裁樹、加以屎尿池、其毒傳染、故裁樹不可靠近居宅、恐生出愈多而早漫愈甚也、曷若此居宅宜量勢、廣方務通天、至以飲食過熟、尤為不可、而身體及家宅、又須、居、潔淨、是正防病之良法也。

防病良方

茲首錄入要、首大法、延賓、寄到一派、詳敘疫症之源、及治之防之法、這經經醫書譯出、故

家畜牛馬依牽、錄登於左、閱報請景子、幸留貽焉。

一疫症率出於疫中、凡人即以染之

者、或染毒氣於病人身、或染於病人衣服器用、或染於所飲之水、假此疫器在者、陽或主諸上源、疫氣人若染疫死屍、投于江中、或染病人衣服濯于江津、則疫虫滋流而下、凡沿江並近海口等處、人民誤飲水、或洗衣服、即染疫病。

凡接疫病

要宜報官、即恆為人別置處、除看護人外、餘者不得往來、看護人隨食宿宜先遣

手、又不宜飲食於病人側、至六病人所飲食、宜用杯盤、勿宜用湯水、洗之。

病人所居之家、或

禁之、或用石灰及灌、亦可。

洗糞法、須用冷水、每天搽和香銅十四錢、洗之、病人嘔泄

之器、必以青銅水灌之、切勿著于遠處、仍忌近家居、及井旁、江岸等處。

一死尸不可久留、死者衣服、一付火、未葬之前、應敷石灰、或青銅于尸上、另于遠處埋之、仍不可埋于近

江岸及井旁、

遠死尸不得露葬、或以木棺、或船棺、方可。

由遠尸移觸處、其疫

疫、則疫氣又傳染于該等之鄉村。

一病人衣服不宜洗濯、手、足、近江、江水、須飲热水、又不可往來於有疫之處、有有疫之人、宜禁、止、不消往來於市肆、都會等處、若恐傳遠疫、棄于無疫之處也、其無疫氣者、社村人民、或往來于市肆、都會有疫處、則疫氣又傳染于該等之鄉村。

一病人衣服不宜洗濯、手、足、近江、江水、一病人、衣服、每、日、許、飲、食、半、許、飲、半、乳、湯、辰、巳、許、飲、茶、水、或、鴨、片、湯、而已、沐浴、應用、熱水、以通氣血、一忌用、嘔、泄、之、物、以、薰、田、園、一、疫、病、甚、辰、要、宣、風、掃、道、過、而、及、埋、墓、穢、物、

戒酒

扶魯濱、同司事人、甚有利、年二十三岁、前拜札第百、早十二点、飯後、印施江津沐浴、迨至次早十二点不返、其家人遍往尋、人踪杳然、只見衣服在江畔、一空宅中、知其已向水晶宮作

亥未是日晚一鳥其死尸暴於沙堆塗之確係鴟死因飯四點半時也嗟夫人之遭此厄難者多不食飯罷即彷徨而走而秋雨人每不以为意若方法底飯後處過三日糧乃淡葷以待食鴟至消伏也如其不然則人身之血漲上於腦死甚可憐耶奉報頑閻報清君子皆深思其生之適不可不謹且廢而祝反以防病三方庶幾超苦而脫孽河因

造毒城矣

飲水

水乃飲食所必需人生之最要也惟水多不須擇其無毒者乃可飲耳水至清且有魚而無真虫可以煮茶全無又可以和浣粉使肥之故者皆可飲也飲水以泉松為第一無泉水則用井水名無凡雨水已經年者常有毒井水江水多有毒虫遠里非以顯微鏡詔之則目不可停而見也誤飲有水則其毒自烈凡疫瘡等

灌

症多由飲江水所致僅望天水少砌池及汙池之水尤多生虫尤不宜飲水多不辨所當為勿可遽飲須陰涼飲者宜飲井水後用之

養生至要

瘟疫及吐瀉 瘟疫吐瀉乃傳染之疾也何辰有一此病則人多夭殞其愚而不知衛生者尤多被此何人有此病乃其家人及其鄰近皆危險之事也且為地方之害也病之危險如此人當別置一所以醫之且濯其堂庭焚其衣服器物又以西藥遍炙其家人所見如此其將以為不平乎若以為不平則是誤也蓋其醫治如此乃所以利之也今庫館請以此病之格明言之以勸世人一言圖除瘟疫之病○瘟疫之病人多有之物類亦有之鼠類當多此病宜挺而盡殺之凡世人須循養生之道要潔其門庭衣服其身停差何人被此病其病虫不知從何生出而滅除之故將此病人別置一所以醫治之且

濯洗其家，又以西藥矣其家人。二是治吐寫之病。何人服此吐寫之病人不可。近此病人，飲食須極精潔，並潔其家屋。被身，勿食生菓，生菜，勿歠冷水。何人調養此病人者，出病房須沈其手，最忌飲食於病人之房。本體有此效，意以公眾覽，使能信用其言，則此病雖遍於各處，亦不能為吾身之患也。

傳染之病 痘 痘之初發也，身熱，加以腰痛，少頃則皮膚紅腫，數日後漸成膿瘍，瘍乾然後枯落，其處之後，列至毛髮存焉。防痘人被痘發，不但惡甚，有殞命者。凡人皆有發痘，一發痘，則傳染已在十人。植痘之法，可以先後，洵為至善。植痘者，以針尖挑取牛痘，灸於兒臂，為臂三點。這法能俟十年內不發痘。十年後，宜再植之。若痘發展，宜早防之。兒生幾歲，宜植痘乎？當有痘發之辰，則兒生始得八九日，亦宜植之。但須待滿月方好。有一閭係之傭人，不可不知之。植痘列三日內即發，若傳染之天痘，列七八日始發。凡鄰家多發痘者，列自家兒子，要先植痘為佳。試以惡痘言之，這痘極為危險，常生

出許多難治之病。若生賢病，則最可矯也。這痘發展，必有寒熱病，且有喉痛，或全身紅痕。這痘先發於頭，即第八日，則痘枯落，成片片在四肢，則其片大，在面上則其片小。乃惡痘之方。這痘之發，最易傳染於他人。若誤著其衣服，或往來痘房，即傳染矣。

疹 痊之發也，有先發熱者，有嘔病者，至疹退後，各病乃瘳。當夫發疹之先，若得鼻噴，眼紅，渴諸病，則數日後，疹發紅鮮，至疹退後，則枯落而皮膚粗硬。乃疹之方。小兒常有這病，若寒熱大作，則或有殞命者。其初發展，亦能染傳，故家中有兒發疹者，不可使他兒近之。喉間橐瘡，人被這病者，喉中生出點點如瘡，聯合成橐，層積極厚。若剝去，則復生，飲食之辰，難於下咽。頭瘡之病，常於喉瘡痊後，生出這病，或自然生出者有之。得這病，則嘔失聲，言語變音。其皮膚漸漸生白，且溼莫於喉間氣管之內。使人喘息難堪，凡飲食不謹，居處幽暗之處者，多攬此病。喉間紅橐，這病之生，由於虫類，以頭微曬，灼之，便見，西醫已尋出妙方以療之，極為灵驗。傷寒人得這病，則全身疼痛，而四肢尤甚，常渴睡，好眠。

而頭腦疼痛、鼻孔出血、身熱如火、人生喉病、渴等病，按這病多因虫類，可以顯微鏡覘見之。這虫常在水中，若飲令水不煮，則多得此病。吐瀉之病，被此病者，上吐下瀉，手足而全身冷，想亦由毒虫所致，然未敢以為確也。血行失度之病症，人不善於養生，則血經之運行失度，而生出許多重症。凡食味消化之後，其精氣和入血中，血乃注入心體，及諸臟腑，唯其妙處，故人若養生不善，則血力不足，心體而血經最先受病矣。食不充量，及吸受生氣不足，則心體而血經愈薄，而得病尤易。但食過，則脂多，而諸血緣附硬如石，亦引病之源也。許血經運行失度，之辰，心停困之受病，而心停之動用益多，引血益多，心體亦益大。譬如常日心体重三百兩分，至此辰則重至二酉分，且此辰心停之動倍常，而受病之人，常覺心痛，心停之力愈弱，而不能運用如常，且心停日薄，若偶有觸犯，心列體潰碎，而人命不能保矣。心之體，當吾人迅馳疾走之際，覺其胸臆中有如擂鼓然，又以手按於左胸之乳下，則其中躍躍微動，倘他人傾耳靜聽其處，則有声如蜃聲，此則心停之動也。

心之體，如配皮袋然，中有二皮膜，畫為兩邊，每邊各有二竅相通，其右竅張開，以受全身所注之黑血，既別欵合，以送此黑血入肺，其左竅張開，以受自肺往來之紅血，既別欵合而流注紅血遍於人身，既自心噴出，則流注於諸血管，諸血管遍佈於四肢，愈成為許多小線，又有諸血道，以通注於諸小線，其細如髮，這諸小線，乃運血入於心停。按手於太陽穴，或於手腕，則其躍動與其心體無異，其躍動如此，乃血之運行而漲動也。血緣之細如髮者，在人体中，無處不有，不可悉舉，若以針尖刺之，便有血液流出矣。人心之動，每分鐘約七十度，每一微動，能噴二百兩分之血於各處人身全血之重力，共六萬兩，每半分鐘，血行人身一週，諸血道之動，與心體之動一也。人既稍長，則每一分鐘，血脉之動至七十次，至三十歲，則血脉之動，遂逐漸減少。初生之兒，血脉之動，百三十次，三歲兒一百次，十歲兒則九十次。西醫二探病人，先按其脈，觀脈動之遲速，即知病情之重輕矣。凡養生失宜者，則其心體受病，另詳後報，以告同人。前冊已明啟病蟲之說，其由虫致病者多致頑命，又有一虫類，能使兒童出胎即頑，我南

國小兒常有三朝七日之病。此病能令四分小兒有三分死。吾人亦皆知其病症。如閉口不能飲乳。又多生出瘧症。世人常謂此乃魔障。天所降罰也。惟跪神拜佛是務。阿妄之惠耶。蓋此病之由非難察也。由人不潔而已。蓋在地下有一虫類。名西些奴。何人有傷跡。而多有塵土混入。猶不尋方治之。則生一病。名西些奴之病。至明辰代。亦無法可治也。覓此則小兒初生辰。人手不潔。而執管刀剪。剪睛。安則此出。從睛頭入于腹肉。約三四日。則治病橫行。生此辰惟有一死而已。雖神威僥倖。亦無可奈也。今我南人。若欲除此惡孽。須從法人開方之術。如歐洲及西貢產院。河城產院之法。可也。凡護生婆。臨辰宜用淨水煮熟。而濯兩手。使汗出。至死。然後可以幹事。及小兒出胎辰。須俟已丑秋鐘。令母血灌入多辰。若以手按之。不見有動。以一絲線縛于睛頭。又以一刀。浸於熱水。又爆於火上。令燙死。然後可以斷睛。後以一潔布。束於兒睛之上。如別篆。第七日。此勝自落。若無他碍。請君子細心玩味。芻蕘之說。以告同人。最有公益也。凡人家若有小兒。多死於此病者。須詳察此病。皆由割睛不潔所致也。昔日法國及泰西。皆有此蟲。則小兒天瘣者甚多。昔我南

無異。及夫學識大開。則小兒皆易於長育矣。本報前期已啟。南國孩兒夭瘣之故。及養育之道。二詳矣。大凡小兒初生。體質薄弱。取以壯者之比。故養之者。要宜細心。我南婦人。非不知愛養其子。如歐人也。但未詳究泰西養兒之法。所以小兒常至瘠弱。夫養兒既失其道。雖幸而不至夭瘣。而兒質亦不能常保。甚壯健也。夫所謂不知養兒者。非以不知飲食之宜。乃飲食失節耳。小兒初生之辰。其臟腑之運動未健捷。所食之物。難於消化。若兒食過度。則有敗脾之病。婦人之有乳汁。乃天特賦之。為養兒之料也。婦人強健無病。則其乳汁勝於食品。我國婦人。以乳汁食兒。成為習慣。人皆善之。倘遂以食品育之。非善法也。夫兒初生。三兩月而以飯肉蔬果。哺之。此大不善。而有危碍也。小兒病症。皆由於此。養兒而致夭瘣。婦人之情。以為慙惻。而不知以瓶哺兒。不醫以毒藥。投之也。今請詳說。以公眾覽。大抵壯年之人。食物易化。如於小兒。則因食而生脾病。且多生病。使兒羸瘦。凡南婦生子。不必遽以他品食之。但用乳汁。足矣。飲乳有一定之辰。如魚肉蔬果等物。切勿驟用。致生夭瘣之病。第今南婦

謂吾言必不胥信。昔在法國婦人亦好以食物育兒，經幾勸道乃除此習。我南人通曉新理，宜勸道婦人俾識育兒之新法，不可狃於故常也。知育兒則子孫孫子延壽命而享康寧。我南稠盛之機，不外是矣。

凡人必賴呼吸生氣以生，亦如炭之能熾。蠅之能燃，非藉有生氣不可也。人能吸清養之氣則身體愈康健輕快。今試以水晶器三件，覆於几上，其一以小鼠置其中，其一以方燃之蠅置之，又其一以方鐵之炭置之，則可以資考証。如下所見。頃刻之間，小鼠驚抑不安，不復能行動，隨則卷屈而死。蠅之方燃而無透入之氣，則火力微薄，隨暗隨滅，而蠅頭之尚有微紅者，亦即化而黑矣。炭之方鐵也，一入器中，則忽然熄滅成冷質，握手不熱矣。大凡天地間有生之物，皆能然之。物皆以生氣為最閑，件最切需之品。若毒生氣，決不能以自存。生氣之質，氣之環繞於吾身者。

蓋有二體，合成其一，乃淡氣。其一乃養氣也。大約五分之半，淡氣有四分零。食氣則藉以吹息，及燒火兩者之用相同。人物屬肉體之中，常有許多炭質人，欲細察此事，處試以一片肉燒之，則肉體尽化，所存者惟炭質耳。考臥吹息及燒火之葉，亦然。炭氣與養氣混合，成為炭彈氣，這甚無益於吹息而燒火。欲令烘炭熄滅者，如炭至爐中，即以物蒙蓋之，炭既不能化此中之氣，而炭彈氣則炭滅矣。試以手掩其鼻，閉其口，使此氣不能入於身體之中，而观之，則甚竟妙。堪可頃刻而不可久也。凡人可以終日不食，若欲須臾間忽氣不息，奚可得哉。

氣之體 肺者吾人所以吸生氣也。氣乃產生之上品，且皮膚亦能吸氣。當胸臆伸張，則氣入腹部，氣既經過各處，即入於肺中，倘細管，肺之

為體。諸竅甚多，大約每竅三分中，其二分半是血穢，凡人身之血，若均為三分，則肺血已占一分半氣。呼吸功用，一分農氣行至諸血竅之中，則混入人血，乃引運於全身，營養氣與人身炭質相遇，如人肉者，則成為炭，彈氣而生熱力。人身熱候，由此而生，本有一定之程度。炭彈氣既遍於人身，乃是血引炭彈氣至肺，肺既吸收農氣，則炭彈氣即全推於外，長胸臆而之深入，並迎外來之農氣，而推出炭彈氣至內者，人每吹氣，送出水汽，初成微微形質，合之可成一滴水，此乃所吸一分半氣，由經氣合而成也。俟後另詳。人身功用之氣，世人所功用之氣，為取幾何。一壯年人每一秒鐘，吸氣十四十六次，是一日中，共二萬次也。氣每一吸，則內氣得半瓶，西醫所謂也。一日二十四下鍾，共得氣一萬瓶，必將此數，然後足以養人。

吾人之生命，大凡一千分半氣，有炭彈氣半分，乃其常也。名炭彈氣，倍於此數，為千分之一，則成為毒氣矣。到此處，不惟炭彈氣不能呼吸，且彼又潛滯暗長於生氣之中，凡身體內炭彈氣，自肺血出者，常為其所擋阻，且吾人吹炭彈氣之外，每一辰間，有且以混濁一萬瓶之生氣。故凡人身所切用之氣，不可以日計，蓋一辰之中，必有呼吸數分氣，乃足以養生也。空氣中之塵，及諸微虫，人有長坐幽室中，日光由牆隙門隙透射而入，則有許多微小白質，是不可謂無塵也。固有這塵混雜於生氣之中，故昔人呼吸之辰，這塵隨而入肺，博學之士，欲察知這塵是何質，則取明鏡之，可以照物，而增大十萬倍者，昭而察之，知室氣中之塵，有沙馬，有炭馬，有糞馬，有布質馬，有水質馬，有微蟲馬，有蟲壳馬，云云，猶人見這

塵中有數百類之蟲，能生出皮膚疫癆之重病，而半發於頭上之膚。及後見有許多昆蟲，第一是這蟲能便皮膚傷痕不能粘合，故必須謹防傷痕勿可露出天氣之外。第二這蟲能生諸傳染之病，如吐瀉、喘、瘡、寒熱等症云云。
微虫是何物乎？虫在水中，在肉中、乳汁中、酒中、及五諸生物之內體。這蟲類至小如毫末，有圓者、有圓長者，有如小竹枝，有卷曲如循環線者。這蟲至微，不及毫末，有長靜臥，有短行走，甚速。這蟲見有可以托居之處，則自然析散而入處其中。此圓虫之析散也。如壁虎之折尾，但壁虎能折之尾，不能生化，而圓虫之析散則復化生為他虫矣。人以活水燉至熟，而取水底，則水中僅有五千虫。及留置三日，則生出六十萬虫。諸虫生出細卵，卵能活動，比之生卵之諸

虫尤為有力。煮熟大自方寸至五分，則諸老虫死。煮熟自一百分之一百二十分，則諸嫩虫乃死。當乳汁酒肉裏味之辰，必有這蟲，故取為惠具。但這虫不全為害，亦有無毒而有益者，如用為醋，照酒之虫，這虫能助諸生類，蓋凡諸死類虫，能食之，令其消化於地上，每這虫，則草木亦不秀矣。諸虫之入人身，也能自擇處而居，故諸虫能生喘病，由這虫能周行而得居於肺內。在外清氣與暑氣能殺虫甚速，但至室中則不然。凡諸虫何係因喘病之人吐出者，則能長生。至六月之久，這虫生化甚速，而易為人身之患，又有長這虫生一類毒水，遍浸於人身之外，而引諸病應。法國有一博學之士，專治此方，多治癩瘡，而本報前已錄登報章者，今又多得新方以治諸虫。

毒水所化之病、後後期再錄登報、則其治法如何、轉然見矣。

血是何物乎、血是一般流質、且每有小末細於鐵塵、其色赤、故成血色。赤血一微點、大如針頭、約有五兆小末、合計這小末之效、每人身之血效相等、這小末能吸清氣入肺中、瞬息間遍流通於人身之中、人身中之血、約有天竅內二竅、常往來於肺中、每一肺葉一竅、人有辰食量不進、而皮膚青瘦者、由這小末有減少、故也、或辰減至半者、又有減至半者、則此辰血色甚鮮紅、故不足以養生也、倘不早求医治、則愈日愈見羸弱、漸入枯瘦、譬如此花、漸黃而萎焉、則不可医、以前所已言者、医這病之上藥者、惟吸清虛之氣處、光蕩天地、而擇其補充食藥、以為養生三要云、

救溺

凡人一溺、則神魂迷亂、平足、四肢皆是水耳、偶援得何物、則堅執不肯捨去、人若涉水而救溺、則須抱溺者背後、或執其髮、切不可使溺者仰面向天、庶可免載骨及溺之戾、若些者、非细心精意、則不可也、救溺者、不可使溺者既死而後救、有如溺者、素有體力、恐為碎章縫挽以救同溺而不敢即救者、些救人之關、貴於勇往急赴、不可少退、亦有妙法、如不救溺者、須向溺者背後即辰、以左手抱其腰或腋、或衣領而左手則扼溺者之右臂、使溺者免改顛側、且伸手於前面俾相隔、有合宜三度、極溺者、須互涉、而首足均須面溺者稍隱不遠、不遠、易援得溺者於右手而負於我背上、而我左手平持是而

最善。然後倒溺者之兩脚向上以傾送其腹中之水，乃仰涉而上岸置溺者
首於我胸臆上令彼安臥不可輕動但逢此清者則難善救之手段
亦可措手是此清而尽善而且可行也。當溺者浮沉之間則救者急
脫衣服、然衣往上流而下、常注視溺者而陞其後、乃上所陈倘溺者已沉、則
須察水面有沉泡激動者即其處也。救溺之法固妙預章其誤所最
難者、則溺者素有猛力、又雖溺而猛力未衰只待彼力已倦反或溺者知
有人來救而相牽挽者則救者須推出而後再近之、但須注目於溺者恐彼
一沉則不可復見也。若溺者援得極溺之首則甚可危殆也。入水救溺
者若竟力悞將沉則須尽力吸氣以鼓其勇猛之力倘溺者緊持救者之
身體、必須用力推開不可遲緩且隔避少許乃因勢而救之、至於溺者出

水之後、其急救之法、另詳後報、

溺者既脫孽河起苦海、幸免沉淪、則當如何償已斬之生命、喚一去
驚魂、是又不可不知也。溺者一落水晶宮、沉沒沙門沙鐘便無生氣。
雖然、當以善法救之、不可謂死者不可再生而付之無可奈何也。夫
清先生解脫死者的衣冠、或以小刀割破衣冠、其口吻中有涎沫沙土、宜
拭去、且令死者仰臥而稍欹側於右旁、又以手摩擦其胸臆以推出
腹中游水、總以軟布包裹兩脅、持死者之舌端而搖動、如生人之氣息每有停歇之辰、再以一手直抉
其喉間、俾之吐水、倘死者舌端微動、則必再生矣、若欲持死安之
言、而死者已齒緊合、則須用物開之、若有人救護則須或持其舌、

或仰上死者三兩具、斂頭部三兩旁、而平放之約二毫鐘、既乃順置兩臂
於身側、如此者須要掐者不擗不急、大抵每秒鐘十五次、這般須以被
覆死者之體、使之發熱、又移兩手兩足擦之、達於胸臆死後已蘇、須令稍臥、
既覆被以發熱、又必以熱水飲之、若見他僵然不動、則當停旁惟醒之、蓋
溺死而復蘇矣、亦當有復死者、若然再擗其意、而搖動之可矣、

飲水 小哉水哉、人生最要之物也、以煮食品以為飲料、蓋非水不生活矣、但人所用至水、嘗
是故病之因、蓋由水中多有數微虫而人誤飲之也、水中至虫、西医久已察驗、而我南人
則未嘗於此一留意也、今請述一事、以證斯言之非謬、蓋即北圻轄事也、某鄉在紅河
之岸、與河域相隔約二千西天、忽於前年、鄉民多得寒熱傳染之病、莫知其名何等
病者、既而病者多死、無藥可醫、鄰民交相駁聞、莫解致病之由、於是國家派一人西医治

既至即問其鄉民向由來所用之水、豈何處汲取、鄉民曰、常用江水、因指其汲水之處、医官
見江水各分注於一小溝、又問曰、此小溝之刮廁、是今是古、鄉民曰、始於奉年刮廁、以輸入江水
也、前此江水直流、吾鄉民但用江水耳、医官又問曰、向來以何處為泄穢之場乎、鄉民又以指
其處、列與汲水處相連不遠也、医官因此詳問其病源、蓋小溝之水、竹淤不通、鄉民沐浴、接汚
已久、而毒蟲生長甚平、鄉民呼由得病也、医官乃遍告鄉民曰、嗣後勿顧此水竹旁汲水、中流至
灌水以飲、於凡滌濯當在下流、更勿可在上流矣、恐汚毒隨流而下也、大凡澆放污垢之物於江河、列
其毒、則其毒自少矣、鄉民自聞医官之言、即踰行之、由是至病者平復、而多病者康強矣、我
南人飲水、罕用熱湯、此最善至德也、古人倡此、寧使人樂其少利、其私而不能忘、蓋沸水可以殺
虫、而病皆除、素知世貧者三人、或行旅至渴、渴渴甚思飲之、不得熱水、則牛膝桂消水亦

傳

甘之矣、凡人多得瘧病吐罵步病其痰涎污穢宜埋於土或投於火不可傾送於江河湖池之中
蓋陰蟲蛇虫俱集於水也或兩人能服斯言以為日用常行之規律則可伊一生無病矣

神佛安將令人皆在毒穢中矣、

通氣至盡

凡氣有內出者必有炭殘氣殘渴生氣本惟前已述一言矣、古人以善能禱祝使室中之氣流通免滿方而當疫癆瘧癆發作之辰凡居密氣塞者常遭吐癆呼吸宣余漏患則謂呼吸由移口鼻為此言者後漢書當足省言權食雜色口固疎吹氣而死口瘡之毒也此真責在鼻瘻是專官以吹物生氣而止也、專指通用專就間宵毛馬孔德桂華孟和豐其功氣也一切瘞瘞鼻主肺捍阻使不入肺是專至殊種人麻肺也人以手巾拭鼻頭即瘞瘞毒矣吹氣以口是為害生之言凡以口吹氣於室燭多處即常浮喉舌脣不令口動醒

却多辰唯苦乾枯嘯霜露之辰寒濕之氣直犯肺而有喉與虛虛而及胸臆間疾積寒帶與喉痛等症以呼吸以鼻為佳立霜露處不宜開口说话勿亂多口鼻為化熱而生病者莫

用冰水沐浴

少不善者易而喜生之病不善之水有冷熱之善惡此少之人更甚故有喜生之病如寒熱如廢也辰卦也病者也須令少極清潔冬夏所用方而最忌慎者也潤之其色微黃而我南國人或喜飲之即汙河之水而宜戒心切用冰水者以精潔為主有二善法凡人飲食形或以煮食者必先煮沸此我南人以白蘿蔔炒半杯水自清潔性此亦善也而臣嘗已尋出玉簡玉便至清沽費無幾而殊佳妙澄潔不至生寒其法如下以白蘿蔔水沖中白水一瓶用蘿蔔半斤以手敲之待至秋鐘最先以鮮竹筒一枝半空每節竹筒長約半寸間約四五分其頭以圓布包裏而

黑想子以一圓市色赤炭粒中這赤炭播开如以數粒布帛厚約半分黑色於
前市外崖巖至中間而赤市也此市又再三黑想子乃以水價之切莫一粒及形從
毛布敷出便至市上至炭到清潔無所工全體黑炭赤子最潔之氣而飲之
或以烹煮食品即甚美而無病矣

樹生要通

防病之法可以養其身傳候常至垂死無患中也人固以衛生要道勤攻推病魔使
之退服善病魔常伺伺隙极间以害人立命而危彼多好也古浪歐洲諸國人最常有病
病辰氣寒熱天花等症處處甚多每年中因此病者以數萬計今日歐人皆漢字
防病之法以遠等病疾不復为人所多厄大抵衛生以潔為第一人身傳衣服不而積污
食料尤費精潔居寢石枕凡人得病皆蒙助病者乃至少少失眼不看鏡不殊見之遠

虫放入人耳停中做脚病疾多為若有一粒生虫入人耳出瘡大之發癩均由蟲虫所致現
西方博學士至族尋出藥方以殺此虫而除此病乃經此其病久延不愈病者
既用防防病殺虫第一妙方不如於懷善病者惟不潔故患虫乃齋而入使人得
病致死吾人居處服用均要蕩蕪將斯可矣凡衛生猶多勤洗身懷陸續堅毅
以致於人終其^長切易得黑炭而使疾厄消散而脫落根柢為原頭長也素身勤
德二字實為要上之良門也